

# 与木共长

□司马小萌

我把客厅最敞亮的一角——落地窗前,给了它——一盆绿植。这里每天有两小时日照。在寒冷的冬季,算是最大的诱惑。

当然,也没亏待自己。一把摇椅放在绿植旁边:晒晒太阳,号称“及时补钙”;发呆养神,号称“深度思考”;向外眺望,偶尔拿手机“咔嚓”一下飞过的喜鹊,号称“有双发现的眼睛”。一举三得。

这盆绿植有个动听的名字:碰碰香。去年朋友送的几根枝条,说是不用水泡,插到土里就能活。真是“打不死的小强”。

我不会养花。除了四五天浇一次水,没有其他举措。相信这盆绿植之所以茂盛,与每天我坐在它旁边有关。

此话怎讲?

因为,坐定之后,我必定首先低头,深情地注视身旁这盆碰碰香,肉麻地称赞它“好乖”,然后,再进行我的下一个作业:眺望和发呆。

从只有几片稀疏叶子开

始,只要在家,我都会这般多情。反正来这里,就是家庭成员之一。它愉快了,我高兴。这个程序,雷打不动,已成为我的眺望“前奏”,抑或说是,发呆“标配”。

谁不渴望别人青睐啊。但凡有人在留言中说几句好话,我会掩口一笑;如果说“喜欢”之类,我会咧嘴傻笑;如果运气好,接收到与“爱”字有关的词组,不管真假、是否客套,我会哈哈大笑,并“照单全收”兀自傲娇。人哪,天生就是软耳朵。

植物不傻,它也懂。

碰碰香,原产非洲好望角、欧洲及东南亚地区,后传入我国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。正如其名,一碰就香。香味很独特,我觉得,有苹果香和薄荷香混合的味道。

据说碰碰香可以吸附有毒气体,净化空气;也可药用,清热解暑,消炎消肿。还有驱避蚊虫的功效。对于蚊们特别钟爱的本人,这点尤为重要。至于可食用,炒菜和煲汤

之类,我看就算了。可吃的东西那么多,咱就别惦记它了。

至于碰碰香发出香味的原因,网上说,和含羞草“害羞”的原理相似:当它的叶片受到触碰刺激,细胞内的水分会有反应,使叶片的膨压发生变化。与含羞草不同的是,碰碰香的叶片在膨压作用下不会收缩。相反,气孔扩张,于是,一种易于挥发的香味物质就扩散到空气中了……

碰碰香在我家自由自在生长。夏天,有空调旁及;冬天,有地热余暖,于是,心无旁骛地呈现出一个“过上了好日子”的中国植物形象,不到一年,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花盆。而我,看着大片靓丽的绿,养眼着,心旷着,炎炎夏日也不用担心蚊们潜伏于此伺机妄动。

洛阳小哥郑征,看了我发在朋友圈的照片,写来点评:“人木互养,其福绵长。”点睛之笔,绝了!

亲爱的,咱们一起蓬勃,你好我也好。



过的一篇文章《你总要一个人,独自走过一段艰难》。虽说标题很“鸡汤”,但更吸引我的,却是转帖人——齐鲁晚报掌门人张天卫的两句点评:“要不是因为有人站在你身边,很难度过那一个个艰难。”

理解万岁。

我依然会在每天的眺望发呆之前,深情地注视这盆碰碰香,肉麻地称赞“好乖”;然后,再进行下一个作业。

只不过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:不禁碰。轻轻一挨,叶片就掉,搞得俺好心疼。而且,某日俺突然发现,尽管日照时间相同,冲着客厅一面的叶片,显然不如冲着窗户来得密集。要知道,这扇窗,只是一整面玻璃,完全打不开的。

躲我?不会吧?天天跟你这样“卿卿我我”,早就“惊天地泣鬼神”了。

侦查一番,明白了,人家在找“依靠”:靠着玻璃向上延伸,明显容易些。看来,找依靠是生物的天性。虽说“造化”靠个人,但如果有个好爸好妈好丈夫好老婆好学校好单位好邻居好小区,肯定是“利好”。当然,这个“利”,俺们不会浅薄到只与金钱挂钩。素质,素质,素质。重要的话说三遍。

想起不久前读



## 名字的故事

□王文胜

儿子的作文题目是《名字的故事》,让我提供素材。晚饭后,我坐在书桌前,想起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起名字晚,三岁时父母还叫我“羔子”,按现在的理解,羔子就是“小孩子”的意思,大概还有“可爱的小孩子”的意思在里面,这是个统称。在我们那里,很多小孩子都叫“羔子”,或者“大羔子”“二羔子”。

有一次我跟父亲去他工作的学校(父亲是学校炊事员),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师问我的名字,父亲说叫“羔子”,那个老师笑得直掉眼泪,眼镜摘下来好几次。最后他说:“这样吧,我给他起个名字,他是66年出生的,是四清运动的最后一年,为了纪念,叫他‘四清’吧。”



父亲没有文化,对文化人的话当然相信,再说名字也就是个符号,又没有侵权之说,就说“好!”于是学校里的人便叫我“四清”。

父亲得意地把“四清”这个名字通报给左邻右舍,遭到很多人的反对,其中就有母亲,人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终究是有区别的。但再叫“羔子”显然已经不合适,这时候有人提议叫“金铃”,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我爱唱歌,叫这个名字不仅响亮,说不定今后还能成为歌唱家,是个美好的愿望,再加上爸爸名字里含有“铜”,我这里再添一“金”,也名正言顺,于是“金铃”这个名字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同。直到现在,家乡人仍叫我金铃,只可惜后来我并没有成为歌唱家。

七岁已到了上学的年龄,那一年我跟着别人去学校报名,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,我的同伴在一旁抢答:“他叫王金铃。”老师抬起头来打量了我

一下,眼眯成一道线,然后又皱眉,说:“怎么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?”我当时很窘迫,也很惭愧,犯了错误似的,脸臊得通红。好在老师很大度,说:“王金玲就王金玲吧,有个符号就行。”我松了一口气,觉得这老师真好。

回家把老师的话告诉大姐二姐,她们都笑了,大姐安慰我说:“等想出好名字再给你换一个。”于是王金玲就成了我的正式学名。

姐姐好几年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名字。上五年级的时候,班上转来一个女生,叫张金铃,很漂亮。凑巧老师提问爱省略姓,这一下风波就来了。老师一喊“金铃”,我们两个人同时站起来,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,几次这样的大笑之后,那个也叫金铃的女生在一旁窘得掉眼泪,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

我那个时候自尊心很强,于是回到家就哭着闹着,抱怨大姐没有给我想出好名字。

大姐可能也觉察到了不妥,饭也不吃就跑到邻居家借了一本翻烂了的字典,开始为

我起名字。等我扛起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,好的名字已经想出来了,叫“王文胜”。因为在学科里,我的语文成绩最好,又为了预祝将来的胜利,所以精心选了这个名字。学校比我们更急迫,当天下午,我的新名字就被登记在学校的花名册上了。

名字的麻烦终于解决了,因为全校没有一个人叫“王文胜”。这样风平浪静了没多久,我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菏泽师专附中。

张榜公布的那一天,我兴冲冲地去了舅舅家,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推开门,看到舅舅在屋里看报纸,我便装着很平静的样子说:“舅,我考上附中了。”舅舅很高兴,拉住我的手说:“金铃真聪明!”然后又脸朝外喊他的儿子:“王文胜,你金铃哥考上附中了,你也应该努力了。”

我的天啊,原来我的小表弟早就叫“王文胜”了,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我没敢多想,忙和舅舅打了一声招呼,逃也似的离开了。

在附中,我几次向老师申请改名字,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改成,所以“王文胜”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还被我用着。这其中的原因,我想学校里当时没有一个叫“王文胜”的,设想如果表弟和我同班,事情断不会如此。现在,亲戚们为了方便区分,管我叫大王文胜,管表弟叫小王文胜。不知这个名字将来还能维持多久?

作家叶兆言先生曾说过瑞典的七百万人口中,有一百万人只有三个姓,这就是安德逊、约翰逊、尼克尔逊,同时被三百万瑞典人使用的还有六个男名和六十个女名,因此聪明的瑞典人不得不用电子计算机来组合姓名。若干年以后我们是否采取这种办法也未可知,只是现在,“王文胜”这个名字在电脑上一输入,几十个王文胜就会闪亮登场。

“好在符号毕竟是次要的,关键还要看货色。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,光一个名字响亮,并没有什么意义。”非常同意叶先生的观点,同时也准备把这段话讲给儿子听。